

通俗小丛书

王平波

刘孤峯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4
4

內容提要

这篇鼓詞，通过汽車队早晨出車的情节，描写了三个不同性格的工人。王平波的車子发不动，請錢罗錫拉一下，但被拒絕了。后来他的車胎坏了，王平波主动帶他修理好了，他深受感动，承認了自己的錯誤。

本書的作者是武鋼的汽車司機，在一个晚会上他曾將这篇鼓詞給毛主席和中央首长演唱过，并写了一篇“我給毛主席演唱山东快書”，也附在書的后面。

王平波

刘孤掌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漢解放大道332号）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号

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发行

武汉市国营武汉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开·11/18印张·7,000字

1958年7月第1版

195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統一書号：T10106·158

定 价：(5) 0. 07 元



1
15

王平波

說的是汽車司機王平波，
他今年年長二十多，
高高的個子寬肩膀，
光亮的腦門兒方下壳。
在運輸公司汽車隊，
翻斗汽車他駕駛着。
昨天晚上參加了組長聯席會，
回宿舍半宿沒睡着，
都只為第一號高爐開始澆灌混凝土，
汽車運輸是個緊急活。

在会上他把决心下，
运输及时争取超额。
他躺在铺上直盘算，
翻来复去老捉摸。
好不容易刚刚打了个盹儿，
就迷迷糊糊招了梦魔。
他梦见上班的铃声早响过，
看东方日出三竿多。
他忽地一下忙爬起，
满铺板上乱摸索：
“嗯？我的裤子哪里去啦？
真奇怪，衬衣袜子全找不着。
这是谁跟我开玩笑啊？
这个事儿做的可太缺德，
光屁股怎么能干活！
哎！谁拿我的裤子啦？”
他这一喊不要紧，
惊醒了助手小破罗：

“王师傅，你半夜三更不睡觉，
你嘟嘟嚷嚷喊什么？”

是不是睡觉做好梦啦？

梦中和大嫂把话说。

是那个游园惊了你的梦，

你只管大胆对我说，

我替你出出这口气，

可别在心里老闷着，

闷出病来可了不得！”

小罗这几句玩笑话，

王平波急得直跺脚：

“哎——呀，你怎么睁眼就放炮，

不了解情况别瞎开锣！

我的衣服怎么找不到啦？

你若是拿啦就快给我。”

小破罗一听哈哈笑：

“哈……王师傅，你才是睁眼瞎胡说。

你这个个子高又大，

你那衣服我穿能适合？

衬衣我穿得当大褂，

裤子我穿能到这合（指脖子）。

你怎么骑着馱反把馱来找，

你身上穿的是什么？”

王平波顺手这一摸，

“啊！”他那个脸哪，立时和关公差差不多：

“这……我……我昨天晚上不舒服，

临睡前忘了把衣脱。

今天算大哥屈了你，

我给你赔礼认个错。

天不早啦，赶快走吧，

有啥话回来咱再说。”

“上哪儿去？”

“上班。”

“天还没亮你着啥急呀，

太阳离地皮还差两丈多！”

“你怎么知道还差两丈多？”

“这……我……嘿嘿，一年三百六十日，日子长了我大约估计有把握。”

(白)他还有把握。

王平波开门抬头看，

可不是吗，那三星高照直闪烁。

“小罗啊，天还早你再睡一觉吧，我心里有事睡不着。”

他说罢出门往前走，

那知道，小罗也后边紧跟着。

师徒俩一前一后来到了车库，

各种汽车一字长蛇横摆着。

王平波拿出擦车布，

两手轻轻细擦抹。

刚擦完一台跳下地，

咦！面前正站着小破罗。

“小罗，你不睡觉来干啥？”

“我……我也是有事儿睡不着。”

师徒俩动手把活干，

加油加水齐忙活。

先帮着别人把活干，

帮完了这个帮那个。

天刚亮，全班的汽车都出去，

那知道，自己的车子发动不着。

王平波急得团团转，

小罗在一旁直跺脚：

“煞车子！存心跟咱过不去，

为什么有病不早说？！”

(白)它能说话吗？

王平波抬头四下看，

哎！真不错，从那旁开来一台车，

司机的外号“钱罗锅”。

“小罗，你快去求求钱师傅，

麻烦他给咱拖一拖。”

小罗上前一伸手，

那汽车“吡”地一声道上搁。

钱罗锅探头把话问：

“哎！拦住我车子干什么？”

“錢師傅，我們的車子不着火，
麻煩你給俺拖一拖。”

“唉呀，羅師傅，實在对不起，
我這台破車那能拖？

我技術不良經驗少，
腦袋落后缺點兒多。

你老是先進生產者，
王師傅又是市劳模；

你們先進人物沒辦法，
來找這落后分子子什麼？

論恩情，你師徒對我常照顧，
沒少在生活會上教育我。

按理說應該盡點兒力，
可惜我閒工夫沒有那麼多。

我多拉一車二毛六，
拉兩車就是五毛多。

影響我計件怎麼辦？

这一笔工资你给我？”

“咋”——“嗚”——地一声响，

錢罗鍋挂開开了車。

一溜灰尘平地起，

汽車拐弯看不着。

把小罗气得直抹泪，

站在那里乱吆喝：

“錢罗鍋！你小子算啥玩艺儿！

沒出息的糟烂货！

在会上，俺好心好意帮助你。

沒想到，你小子今天报复我。

你想拖我都不用你，

你就是死了，我們也一样能干活。”

小罗越說越有气，

走过来师傅王平波。

“小罗啊，別罵人啦，

罵破天他也听不着。”

“他这号玩艺儿就該罵。”

“拉倒吧，光罵人問題能解決？

他不給咱拖就拉倒，

咱另找別人給咱拖。

說起來，錢師傅那樣都不錯，

可就是脾氣有點兒倔。

咱們要主動團結多幫助，

難聽的屁話你要少說。”

“還幫助他？好心他反當駱肝肺，

硬拿着元寶當秤銖。

有工夫多喘幾口氣兒，

我有話不如對狗說。”

“你看你，說着說着又來啦，

老這樣别扭咋干活？

不知道今天任務重嗎？

趕快想法把車拖。”

小破羅噙着個小嘴去把車找，

總算是把車發動着。

師徒二人忙把車上，

直奔工地去干活。
汽車行駛三里路，
轉弯来到一个小坡。
王平波隔窗坡上看，
見一台翻斗汽車路旁攔。
裝着滿車混凝土，
前邊的輪胎扁扁着。
司機在一旁直打轉，
唉声叹气把手搓。
王平波近前探头看，
哎！好湊巧，這司機正是錢羅鍋。
錢羅鍋伸手把車擋，
一看哪，急忙扭頭把手縮，
他不好意思把話說。
小破羅一見可高了興，
笑嘻嘻地把話說：
“哎！錢師傅，咋不走哇？
是不是汽車累啦想歇着？”

大热的天气别着急，

歇息够了再干活。”

小破罗越說越解恨，

王平波底下踢他一脚：

“小罗，事情已过去拉倒吧，

这会儿还损他干什么。”

王平波說罢跳下地：

“钱师傅，怎么啦？

缺什么东西只管說。”

“我……前边的轮胎放了炮，

唉，备用胎我还没带着。”

王平波一听不怠慢，

急忙回头叫小罗：

“小罗，把咱的备胎卸下来，

快帮忙换胎别耽擱！”

“不行，咱的备胎咱还用哩，

他这份闲事儿我管不着！”

“好啦好啦，钱师傅早晨得罪了你，

来来来，我替他赔礼認个錯。
常言道，宰相的肚里能把船摆，
真个的，你这个肚里就不能摆个鷄蛋壳？
咱不能为点儿私人事儿，
讓这車混凝土凝成坨儿。
快干吧！”

小罗万般无計奈，
聚起个小嘴儿干开了活。
三人干倒比两人快，
人多了干活累不着。
霎时间輪胎換完毕，
这会儿可难坏了錢罗鍋：
抬起头看看王师傅，
含羞帶愧望望小罗。
一会儿哈腰紧紧鞋带儿，
一会儿又拽拽衣裳角。
扭扭捏捏說不出話，
喉嚨里沒痰干喀喀。

他那臉象块大紅布，
好象是，新过門的媳婦見婆婆，
“王師傅，我……我……我簡直是个大混蛋，
早晨我不該瞎胡說，
那算我放了一串罗圈儿屁，
望求你寬宏大量原諒我。”
“咳，說什么原諒不原諒，
这么点儿小事儿没什么。
都怪我和你少接近，
彼此之間有隔膜。
免不了做点儿糊涂事儿，
想开了啥事儿都好說。”
錢罗鍋听罢心放下，
忽然間想起小破罗。
心里說：小家伙鼓了滿肚子气，
直到現在还別着。
得想个办法把气放，
从今以后好講和。

“小罗啊，你这会儿还生我的气吗？
拉倒吧，那些话都算我没说。

愿打愿罚随你便，
你叫我咋着就咋着。”

“俺早就不生你的气啦，
老生气肚皮早崩破。
只求你，从今后别再叫我罗师傅，
我可就冲北磕头念弥陀。”

哈……

三个人对面哈哈笑，
六只大手紧握着。
他三人已经和好了，
用不着我再往下说。

我給毛主席演唱山東快書

4月11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左右，突然接到緊急通知，讓我急速準備服裝，帶着“梨花片”五點鐘到總公司門前等車。根據歷次的經驗，大概又是去市里演出。上得車來一看，車上坐的全都是勞動模範和先進生產者呀，只有我一個業餘演員。

“同志們，今天有中央首長要和我們這些建設英雄們見見面，……”孫書記點完了名向大家說。最後將大會的秩序向大家叮囑了幾句，便吩咐司機開車。

汽車在通向武昌的大馬路上奔馳着。我的思想完全進入了幻想境界里去了：中央首長，是哪位首長呢？會不會是毛主席？